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卷之六

晉安謝肇淛著

前身

前身之說多矣事既渺茫語多附會但取傚奇可喜不必論其有無如平子後身爲中郎徐陵後身爲知威武侯後身爲韋臯五戒後身爲子瞻鄧禹後身爲淳夫李德裕後身爲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玄度之爲蕭詧永師之爲房琯謝靈運之爲邊鎬馬北平之爲馬仁裕

顏延之之爲潘佑牛僧孺之爲劉沆武夷君之爲楊億王京之爲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爲昏愚小吏澤公爲浣衣婦人子羊祜出於隣家阿練本於沙門又何輪廻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鵬舉爲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爲韓忠獻托身然皆功業不迨遠甚王文成前身爲僧差不失故步耳要之士貴自豎立耳前生後生可寘勿論屠緯真苦譚此說亦通人之蔽也

門客

杜牧之爲奇章公幕客夜常他出公常密令邏卒護之牧後知之感恩刻骨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年少不羈時時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至明燭觀書默坐以媿之而亦竟不改也韓魏公帥中山亦有門客踰墻夜出公知之作種竹詩云慇懃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客大媿少年爲客而不妄出固自難事然能爲牧之者上也魏公客能悔過次之達道悻悻自是不知悛改吾無取焉爾

黃金

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四萬斤梁孝王没庫中黃金尚四十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内豈易辦此所以然者世間糜費漸滅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鎦金鉤金鈿金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鋪金經典之孔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

殆以萬計皆磨滅至盡間有銷鎔所得者千萬中之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考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切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而一申明此禁也耶

人與行事不類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㳺亡不舍蘇子卿吞氊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

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挽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反常之物

水宜寒而有溫泉火宜熱而有涼燄石宜沈而

有浮石之山木宜浮而有沉水之木晝宜明而有變晝之草夜宜暗而有夜光之璧夏宜暑而有辟暑之犀冬宜寒而有却寒之玉莫輕於毛而弱水不能載莫堅於石而滑抵獨能吞莫酷於火而有不灰之布莫勁於金而有食鐵之蟻飛者以翼而龍以無翼飛行者以足而蛇以無足行物理反常不可窮詰

飲酒害事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

以待人則起爭生釁以爲學則廢時失事以治家則招盜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爲政則顛倒錯亂唯有苦寒孤客以此消憂因禁罪人藉之度日舍是無一可者也今人但見古人亦有耽酒者不知陶潛嵇阮李杜之輩蓋遭世亂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爲世所崇重恐有不測之禍故以此自汙耳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者是也觀其詩文卷帙精思細語豈終日酕醄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爲官唯日食一升飯

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可謂格言也

詩文愈疾

魏武讀陳琳檄曰此愈我頭風此是稱贊之詞杜子美謂鄭廣文吾詩可以愈疾此是自得之語乃漢明帝楊后有顛疾得内傳孟召文讀之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垂崖與傳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鄰里有病瘧者皆不發則是真可療疾矣然此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大聖大賢皆不免有疾已所不免何能愈人或

謂傳有道術則可耳

喜鵲鵂鶹

實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申每至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鵂鶹亦卒不容於世

天子別稱

稱天可汗者唐文皇也稱鄉貢進士者唐宣宗也稱蓮峰居士者南唐李後主也稱道君者宋徽宗也稱太師威武大將軍者明　武宗皇帝也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閻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所當聞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封陟

上元夫人降封陟陟守志不顧至於再三終不與接後陟死遇夫人道上判曰性雖執迷行實堅潔賜延一紀任生讀書嵩山有女子就之留

詩再三任亦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女子判文字曰數雖盡旣相遇不能忘情更與三年問之吏曰此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極貴者神仙事雖不可知而二子守正卒以見佑永年非偶也郭素聞王軒遇西子而屢宿浣沙溪吟咏賦詩以希一遇惑亦甚矣

人身藏物

乖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猱藏於頸雀藏於瘤飛蛇藏於眉間肉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

身皆可為逃逋藪也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
魅睡魔屢驅不去

福有厚薄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
夫人謂其算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為說
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
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為相眇無裀褥上
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強
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既予之以相而不予之

以福良可笑也

人在塵埃中

無目表弟乃是天曹判官野合游娼却是菩薩度世智奴不慧道士禮爲太一隣宰衰弱伍伯指爲司命海山使者隱跡胡奴坐化至人混名劇盜人在塵埃中皆若此矣

災木

古人以文字紕繆而殺青者謂之災木唐舒元輿有悲剡溪藤文云今之自謂能文者皆夭閼

剡藤者也然自古以來梨棗箋麻之灾至今日而始極達官貴人筆多假手文絶彈射出於餘竅人亦承之公移俚牘枲然充棟矣紈袴金埒强作觧事一識之無便謀壇坫摽竊數言裝潢廣布使讀者匿笑道好面代發紅又有乳臭小兒名未立而即獵羔雉白髮高官人已陳而猶誇芻狗列之筐篚詫爲膏薌徒飼蠹蟫不堪覆瓿此當用祖龍一炬無煩鮑姑艾也

江州橐駝

柳子厚作黔驢記謂黔之虎不識驢此雖戲言亦理之所有也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廬山下埜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則所放駝耳夏蟲疑氷固自不妄

妙在無意

詩句之妙政在無意中得之池塘春草語亦平淡曲終不見詞雖警拔而亦詩人所能到語也至於子孫閒爲客淸光何處無落葉滿長安似

口吻常語而皆得意甚極發狂要在神會難以語人

詩文虎

有文中虎宋謝希深上啓楊文公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於扇上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爲文中虎有詩中虎羅鄴牡丹詩云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人謂之詩虎有書中虎唐李陽冰善書賓泉稱爲書中虎

妬婦遺害

劉伯王妻妬投水而死遂爲水神每男女靚粧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璧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田廬盡遭漂溺妬婦死後猶遺害若此

鬼物畏人

縣令方正縣妖破膽至相率遠徙王老福盛鞭太歲數百而不能報江涇顧老獷悍麁豪金神七殺被其觸犯至盜寺油塗瘡而不敢犯延平

吳氏五女悍惡號爲五虎有宅凶恠移榻持刃中庭獨寢至旦帖然乃知人之善者惡者福祿盛者鬼物皆畏之而反禱祠求福亦惑之甚者也

刑獄冤濫

宋潼州王藻爲獄吏每夜持銀錢無數歸家妻疑之一日令婢餽食比歸婦迎問曰適䞘蹄十三鷄美乎藻曰只十鷄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與人有私也藻乃置獄具訊婢婢自誣服妻乃

從容謂之曰爾日日持錢歸吾疑爾鬻獄不無枉濫故以婢事試汝耳實未嘗盜肉也自今以往毋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悟即日棄役出家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箠楚者多矣閩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恒欲去獄具之最酷者一日晝卧書齋案有雞子一柈見一鼠仰卧以足抱卵一鼠曳其尾入尾際邊遁之間雞子皆盡劉起召門役責以盜卵不服命取諸刑具至皆不服最後命取錫蚍即自誣

伏錫虵者錫作虵狀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沸湯沃之最酷者也劉郎日下令除此刑

人妖

宋鄉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飮不食不語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遊晉一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飮啖甚少往來無礙惟牀頭有挪箱戒子弟勿啓一日無賴孫竊啓之惟一鐵匙自此竟不回池州村祖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縣衆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

蘸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結骨不知年歲萌頊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懸內鐵檻中伺闇得出飛走竊食南皮丞手張德人首虵身每日須肉十餘斤沂密優人二子六七歲髯長尺餘裹漢客店旁人無首編草履疾如飛饑渴輒以手盡湯粥從頸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饑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如其言此皆人妖以語人未必信也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羣輩庠常羣皆有詩名宋竇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偁僖皆位通顯謂之燕山五桂二竇何相似耶

物聚必散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即書畫器具裒集甚艱而莫究也或死於水火或遺於兵發或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如隋嘉則之書宋宣和之玩好李衛公平泉之木石趙

明誠投難之書籍以四海之物力畢世之精神而一旦澌滅無復孑遺豈成毀自有數耶抑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載之下猶扼腕歎恨何況當時

子弟好尚

人家子弟好尚不同覩其志趣足覘門戶之興衰好詩書文墨卓爾大雅其最矣好書帖珍玩者次之雖近文雅未免惑溺好山水木石者又次之漸鬪侈靡無裨神情好聲色狗馬者又次

之稍近豪舉多比匪人好麴蘖餔啜者又次之無所生夢死無益無害好修齋祠神者又次之無丈夫氣啓姦盜端好聚歛貨財者又次之非不富厚品劣行猥好博奕者又次之好黃白者又次之迷惑不悟必喪其貲好機詐鬬訟者最下小則亡身大至覆族

論茶

茶之於人功力最鉅無論其品色香味爲大雅所宜即益精神消壅滯亦服食家之所不廢也

綦毋旻乃著論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癃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信斯言也則必飲酒食腐膏腴厚味使肥腯若太牢而後爲佳耶移此論人必以蹠之壽爲是夷之夭爲非季氏之富爲高而顏子之空爲下矣鄙俗之譚莫此爲甚而舉世莫知非之何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速愈但二年後不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遂汗之愈得與冊立迨二歲果死宋劉粲微時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朝議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已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柰何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疾死人之愛官有甚於愛生者此吾所未解也

木類有壽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嶧山有禹貢特孤桐然枯槁無生氣曲阜有孔子手植檜時時發榮

泰山有秦大夫松泰郡有秦時栢東岳廟有漢時栢涿州有漢昭烈時大桑盧龍靜安寺有陳朝檜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銀杏樹茅山有許旌陽手植檜范石湖在成都見唐時楠建寧都司有五代時樟木其竅中可設數席耳目所及者如此竊恐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當有洪荒時樹木也

宋孝宗事

宋倪正父記孝宗聖德九事亦甚尋常庸主皆

能之至於寶器圖玩任其朽蠹鎖篋笥而不觀鄙俗逼人中秋鼓琴兩曲飲湯一盃巡簷數過就寢則因光宗缺於奉養有無限淒涼情況可謂之盛德乎大臣不名可也施之諸璫褻威極矣此皆不足稱也

不善自知

人為不善未有不自知者子胥主父偃所謂日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亦可悲矣然猶有不得已者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

下拜爲掾死計耳至如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
仰藥而死與其旣賀而死孰若不賀而死乎林
希草子瞻責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六責
詞不草無關利害至甘壞名節而爲之吾又不
知其何心也至於陶穀危素揚揚自得無復羞
愧視此又不若矣

覓句營生

倪文節經鉏堂志記苦樂一段甚佳但云賦詩
可樂而有覓句之苦營生雖樂而有多怨之苦

兩語未然覓句似苦而實非苦事如欲饒者必咀嚼欲至者必行步如果苦之當棄而不爲矣營生原非樂事無論聚怨即忻然奉之有何可樂况持籌會計憧憧往來寢食不得寧處此天下最苦事也予欲改之曰覓句雖苦而有得意之樂多財雖樂而有營生之苦

愈病

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病乃知邪

祟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則婦人女子之見也

奇疾

虱瘕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隔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至於斛二瘕虱瘤及陳櫟母饑蟲牛師古食掛陸顆消麪蟲陳季直妻腹作鼓聲聞於外雖幸而獲愈亦竟不得療之之方也造化小兒若人甚矣

盜可以德感

王子敬被盜呼謂曰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盜笑而去宋查道罷官與程宿寓逆旅中夜盜取其衣覺呼程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棄所獲而去明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絶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兩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之而去彼雖穿窬之雄未始不可以德感也

才不才辯

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其天年此數語世人皆襲用之亘千古未有辨其非者吾以爲君子處世寧作玉碎不作瓦全寧作蘭摧桂折不作艾敷蕭榮況不才未必皆終天年也莫賤於草菅人得而割之莫穢於糞土人得而掘之山中之木特幸而不遇斧斤焉耳況使不才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即與天地等壽亦復何益若必舍顏回之夭而就盜跖之壽避萇弘之死而爲褚淵之生吾未見其可

也

王子公孫

秦漢人相呼率有美稱如漂母謂韓信爲王孫蔡中郎謂王粲亦爲王孫雋不疑謂暴勝之爲公子此亦口頭常語耳注者百方觧釋至謂公子爲勝之字此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僞書

漢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獻帝出内府秘書校之無一字

相應下羈於獄吏當羈欺君大不敬當斬帝奇其才釋之隋購遺書時劉炫常造僞書上之以取賞後竟事發抵罪以二子之才有所著述自足千秋何至假古人以媒利卒之利未得而害隨之亦惑矣不准之逸周書張商英之素書三墳張靜修之上清經阮逸之關子明易傳李衞公問對皆屬僞妄而幸免於世乃其書流傳至今而莫覺其僞也幸矣

雲雨雷可食

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形皆如蠶皆六七寸甘可熟而食之嶺南有雷公冬蟄地中人掘得便擊殺而食之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子古人忌之然田文稱豪齊國胡廣天下中庸崔信明以文章名王鎮惡以將略顯漢王鳳晉紀邁張嘉金田特秀皆有時稱唯南陽王綽不軌被殺道君皇帝終陷虜庭若二人者不舉可也

小事不可忽

陳平爲宰分肉甚均卒宰天下任安爲人分麋鹿雉兎衆人皆謂任少卿分別平後亦以氣節顯謝玄在桓司馬府雖屐履必得其宜人知其有將略樊伷爲州人設食比至日中不可得食而什餘自起潘濬以爲侏儒觀一節之驗竟以數百人破之人於小事可忽略哉

文人無行辯

古人常謂文人無行非文人之無行也文人者

才知高明之士也幸而際時遭主事與意合則勛業文章自足千古不幸而流離偃蹇濡足權門急於謀身不遑擇地蓋亦有之政桓溫所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兩言雖名教罪人然亦非庸常人見解也今人但見楊雲許敬宗宋之問沈約章子厚王安石之輩遂以爲口實不知尚有孔北海諸葛武侯駱賓王陶元亮謝皐羽文文山方正學輩也大率才與不才各居其半此造化定數何但文人至於小節細

行如司馬竊貲幼輿折齒一一論之宇宙之内當無全人蓋由才名時代所忌未免一人吹毛而衆人吹聲耳偶發此論爲千古文人吐氣

得官失官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武昌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厨中亦無備辦酒席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貶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旣而曰亦得亦得略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

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爲法失官者當以婁師德爲法

晉宋相類

晉納賈充女爲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歲宋納賈似道女爲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之事偶類如此

有意無意

與人不可不察言色然一以承望言色爲事則佞矣作事不可不遠嫌疑然一以存避嫌疑爲

心則僞矣作文不可不識忌諱然一以避人忌諱爲旨則訣矣仕宦不可不得名譽然一以要獵名譽爲務則躁矣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精騎羸卒

用兵多而不整不若寡而整治家富而不飭不若貧而飭學問汗漫而無用不若簡約而有裁故古人有精騎羸卒之喻

裴行儉惠遠

裴行儉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味道模稜

取容而賓王文章節義鷃與鳳也惠遠不交謝靈運而交盧循然盧循么麼草寇而靈運曠世逸才艾與蘭也乃世猶以二君為知人嗚乎談何容易

始皇馮道

秦始皇築長城而令萬世無胡虜之患馮道請鏤九經刻板而令萬世有書籍之業此兩人者有大功於萬世而論者猶然少之何也

物類相報

雞食蜈蚣而雞死蜈蚣亦羣食之蛇食蝦蟇而蛇死蝦蟇溺其骨皆化為水山中田鼠食菅葴而鼠齒至堅唯菅葴擊之輒碎鱔鰻蚊螫即死而其骨乾薰之蚊翅足皆落物類之相報如此至於蚊母鳥口吐出蚊而其翅為扇獨辟蚊則理有不可曉者

物有相反

睡蓮晝舒水面夜縮入水夢草晝則入地夜則復出嬾婦魚脂歡樂則明紡績則暗寧王燭靜

坐則明喧呼則昏蚌淚畫物晝昏夜明沃焦石磨水畫物夜隱晝見花有晝開夜合荷有夜舒晝卷弱水雖毛羽亦沉澄綠水雖金石亦浮

寇萊公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往往黜落人教公增年數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然公後當拜相時上嫌其少乃服地黃葫茯以變其鬚髮此其爲欺不尤甚乎當由始進之初意氣尚鋭富貴已極躁心難持耳

矯鎮軍心

梟鳴牙帳孽徵也而謝艾以傳得梟者勝竟破石勒渡江麾折凶兆也而劉裕以覆舟之戰如是竟破盧循水變爲血怪事也而孝恭以公祏授首之徵果平僭亂乃知吉凶元無定則抑亦以軍心易惑故矯語以鎮之耳此其法皆本太公雨洗兵甲之說

人不可廢言

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上式之奸以楊國忠而

能知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故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今一時相廢而所用之人所行之法悉皆更易非公論也

神仙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篤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用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為近若遇富貴得意即真

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况凡人哉

吉凶無定

雀生鸇吉祥也而王偃亡國芝之生寢瑞徵也而王黼僇身羆生蓮花嘉兆也而滕景直謝世猶犬能言凶兆也而龔紀登第梟鳴屋上俗忌也而張率更改官

后羿子美

俗說羿善射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然其妻竊不死之藥奔入月而不能射也唐時人有

病瘧者子美謂吾詩可以療之及誦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瘧病果愈然子美詩有三年猶病瘧一鬼不銷亡之語何不自誦其詩以斷之也事之相舛可笑如此

文海披沙卷之六終

文海披沙卷之七

晉安謝肇淛著

毀祠毀佛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顏劭掇禍毀佛一也傅奕無恙而崔浩族誅人自有幸不幸耳世不言狄傳之勝邪而但言顏崔之受報至於奉道釋而死於非命者又神其說以為兵解故其迷惑至死而不悟也

蘇長公命相

蘇長公云退之以磨蝎爲命宮而僕以磨蝎爲身宮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謗則命信不可逭矣然公贈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則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然公生平居官起而復躓未得遂急流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欲一日享林下之樂不可得也則相者之言又中矣

塋

古人之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
月未嘗擇年月也巳丑葬敬嬴[illegible]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葬未嘗擇日也延陵季子之子死葬於
嬴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縣
長者未嘗乏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竭力
以奉地師唯其言是信龍穴沙水必一一合法
而後敢用而兄弟衆多者利兄必不利弟利季
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子孫之禍福不顧先
人之遺骸經數十年終朽殯宮者比比而是至

於年月避忌信若蓍蔡奉若神明旣塟之後少有吉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固知郭璞吳景鸞之徒多不善終亦天道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敕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聞之賜以酖酒而皆不畏竟敕侍女另居是以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　太祖高皇帝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　上賜侍女王悅其

手妻即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怡　上詰再三始具對　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甕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尚在坐即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千古之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

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瘊者申王也肉飛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黄𩨅兒也肉磨者晉宦者也晉世祖特人肉翅者魏鈐下卒也登凌風如履平地

山資

古人為官俸祿不薄而宦者亦不矯激求名以陶元亮之高潔猶求絃歌以為三逕之資王彥之為太守朞年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王述為令頗受饋遺王導戒之答曰足當自止及後為郡縣清操絕倫阮裕屢辭聘召後

爲東郡太守或問之曰吾少無宦情旣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耳戴符至乞買山錢以遂其隱今之仕者䩄顔𥊓載固不足道而人前稱貧不已者亦豈復有古人風哉

人不如物

鳥以孝名鶴以義著雉以介顯雎以貞稱鴈燕之信不爽蜂蟻之序無差雞晨犬夜不曠其職牛耕馬走各極其勤鵝能却盜鴿可代奴人不如物者多矣

知味

食而知味聖人以爲難如易牙之辨淄澠士安之識李柰則精於味者亦當能之師曠荀勗知飯爲勞薪所炊異矣然其氣味似亦有別至於食鵝知白黑處食雞而知其棲之半露則恐理之所無抑或譽者爽實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爲始於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貧富相形

貧富相形雖英傑未免動色陶穀得党家姬取雪水烹茶曰党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

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毎夜常設數百枝諸閤皆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覚進無論煬帝徽宗亡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態猶令後代追慕故老氏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啻知言矣

拾遺

陳子昂閬州人閬州有陳拾遺廟訛爲十姨遂

更廟貌爲婦人像祟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
後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
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即伍子胥也拾遺之
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柰何
令子美爲鴟夷子皮妻也

石匠賢不肖

紹聖間立黨人碑獨石工常安民不肯鐫字强
之乃曰被役不敢辭乞勿鐫安民二字於石末
時又有詔毀司馬公淸忠粹德碑方毀之際大

風走石吏人奔走莫敢近獨有一匠揮斤不顧
忽仆碑下而死以工匠之賤而賢不肖相遠如
此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
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
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既曰殤祀則不
應塟以皇后之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吊而命太
子爲之主且謚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

三十有九日殤耶緦耶禫耶皆不經固知此書原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物壽人夭

鹿千年而玄龜千年而白虺千年而龍虎及蟾蜍千年而角乃人之壽獨不能以百計也物無情而人有情也然物之壽不能敵人之夭人有知而物無知也然則㸃木死灰身名俱滅卽壽何益

三字名字

三字名者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佞令受三字字者屈無爲字無不爲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中原父

晚達

古人晚達率以吕望爲口實然望之年紀他無所考但宋玉楚辭有九十顯榮之語而竹書紀年西伯得太公之後又七十餘年太公始卒當百六十餘歲則世俗所云八十遇文王之説恐未必真世所傳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

以七十三及第然考之正史皆不書然惟唐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前此章宗時河中府進士胡光謙八十有三晚達者此其最矣

蘇子瞻

蘇長公性直是不耐事生平好動作遊戲殆無一刻閑暇在西湖時日與湖山結緣在密州無事至循後圃採杞菊在黃州作蜜酒飲者輒暴下在惠州作桂酒苦辣不能入口及至海外瘴

鄉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又燒煤作墨幾棼室鑪以意為膠及墨成不能作錠粗如懸槌比量移中州旋竟客死則公詩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蓋未能踐其言也

大臣有壽

宋時大老唯文潞公壽至九十二餘如杜祁公富鄭公輩皆不至九十　國朝劉太師健魏文莊驥皆近百歲董太宗伯份陸大宗伯樹聲皆

九十餘畢大家宰鏘年九十有三見在家矍鑠甚其他亞卿以下不可勝數也

節省

唐陸堅以麗正學士供給過豐欲罷之張說曰麗正是聖王禮樂之司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張文瓘為侍中同列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稱其職當辭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虚名古人議論持正不求虚譽若此今人務節省之

虛文而不顧國家之大體真是措大面孔耳

所愛甚於生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愛名有甚於生者范雲將與冊立病欲速愈告以二年後不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愛官有甚於生者張璪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北虜賜給甚厚璪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而卒不死人之愛利有甚於生者王冀公延一方士求長生之術方士教以絕色慾公曰如此即壽千歲何益

人之愛色有甚於生者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人之愛玩具有甚於生者噫亦惑矣

托名

莊子注中興書竊人之書以爲已作者也周秦行紀香奩集龍城錄碧雲騢以已之書嫁名於人者也竊爲已作者不過穿窬之心嫁名於人者幾成口舌之禍罪業莫大焉周秦行紀是李德裕門人韋瓘作托牛僧孺香奩集是和凝作托名韓偓龍城錄是王銍作托名柳宗元碧雲

軀是襄陽魏泰作托名梅聖俞

諂人無益

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朱序不拜符堅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濬私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諂人者亦何益哉

愛鵝

王逸少愛鵝孫武子愛驢鳴崔鉉喜鬬水牛人之嗜好出於性成卽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張

素正乃謂鵝頸類草書腕法故右軍愛之然則驢鳴牛鬭豈亦有法耶

才士傲忽

少年才士須先遜抑無肆凌傲一遇勁敵便落坑塹蕭頴士不識王吏部而侮之侯泳不識豆盧相而侮之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不相識於情可恕而恃長凌人自非美事三人者侯泳以不知見容頴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人可不戒哉

口業報應

安庭栢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遇庭栢處其間無不相怨詈絕交者庭栢亦自負其術晚年兩頬連顋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碍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詆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癩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言出於口似不經意而離人骨肉訐人短長其害甚於含沙吹蠱天道報應昭昭不爽如此易於由

言者可不懼哉

娶瞽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
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永
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爲婿
者甚衆皆拒絶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
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
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
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三君固皆義士然庭式

華陰娶瞽於旣聘之後而汞錫娶瞽於衆棄之日尤爲人所難也

祭古人

入獄者祭皐陶治木者祭魯班造酒者祭杜康造茗者祭陸鴻漸巳自可笑而爲盜者祭栁跖屠者祭樊噲造菜葅者祭蔡伯喈尤可笑也

替代

今俗人家患病篤道士爲作醮祈禳以紙爲人名爲替身此鄙俚可笑之極及讀閒窓括異志

載荊南都頭李遇病困魂至陰府有一相識先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卧一畫人號爲替代云乃知此俗已久於乎閻君乃可以替代欺乎

大學士

學士古無大稱宋真宗欲寵王欽若特置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之上 國朝初罷丞相後置中極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賛密

匆然秩止五品無以領百寮故多以尚書侍郎兼之其後遂儼然相矣

用人

用人取士莫簡略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即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椎埋卜式牧羊上官桀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之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其才略事功何彪炳也今世設科第以限士非應進士舉則不得登顯要非讀書中秘則不得入公輔稍有瑕疵指

摘蜂起一涉註誤讀棄終身然古之人才常有餘而今之人才常不足豈真天運之有限實由文罔之不疎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萬卷每有移徙載必兼兩且懷薏苡之懼每憶叔原事爲之一笑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輿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候門墻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遇一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關晡時即聞變作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荊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死生有命有非人意所及者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僭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山花草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會用花數萬朶以爲屏帳至梁棟栱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倣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即判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始知公之爲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下吟賞爲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爲真風流也

世俗之偏

菊以黃爲主而世却貴白者墨者紅者梅以白爲主而世却貴緋者絳者墨取其黑而必貴香澤如近代羅小華雜以金珠研取發墨而必貴唐宋琴取清越而必貴斷紋世俗之偏難以枚舉

落鴈破柴

黃巢軍號爲鴈兒李克用選精卒號落鴈都周世宗伐蜀蜀軍涅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改忌日生日

唐權龍襃於私忌日閉門靜坐偶有青犬突入龍襃大怒牒所司今日有所衝犯可改明日作忌日聞者笑之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可笑如此

左手書

宋時宗室趙不微善以左手書然自幼習之以異於人耳陸元長梁子輔皆壯年後患風痺右

臂不舉乃以左手書逾年筆法精勁勝於用右時近代余曾見林孝廉章之父以左手書狂草滿紙有顛素風莆田林祖恕弟林蓑左手作書甚佳真草合度其他未有見者信古人不相及也

杜撰

今人多言杜撰不知所出野客叢書載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按杜默濮人字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詩石介作三豪

詩以遺之傳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文豪其後落魄不護名節為時所溥此豈盡不合格律者蔡書之言未必然也

食人

隋麻叔謀朱粲常蒸小兒以為膳唐高瓚蒸妾食之嚴震獨孤莊皆嗜食人然皆葅醢而食也未有生啖者至梁羊道生見故舊部被縛拔刀刳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巵酒俘者流血被面

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凡啖數百人即虎狠不若也

生易

姜嫄不拆不堛而生后稷太姒溲於豕牢而產文王

申胥伍胥

申胥復楚伍胥覆楚兩人也而越絕伍胥亦作申胥又吳王女亦名胥

晉乘檮杌

晉乘傳權篇與楚檮杌士亹篇如出一手其爲後人贋作無疑

先絡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過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乘小船至父没所自沈而死見夢於賢曰二十一日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遣上尚書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帛沈貞妻也貞溺死帛亦自沈按此事與曹娥極相類而

鮮知之

陶穀何郯韓璜

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爲驛卒之女所詐慙沮失措頓改舊容何郯按節成都欲察文潞公不法事及爲張俞家姬所染不發一語而歸韓璜按王鈇贓私郊迎之時辭色凌厲不交一談及爲舊狎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舞羞愧夜遁三人行事大率相類然爲酒色所迷一時不能自禁過後猶知追悔近來作威福

者苞苴一入溫語相加面不知媿而心不知悔尚出三人下矣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令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於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誥勅

唐宋拜官罷官謫官皆有詔勅學士屬思幾不能辨　本朝拜官唯邊鎮憲臣始有勅然亦文具耳覃恩考績封贈方用勅誥唐宋文駢儷而稍莊重今用散文以職之崇庳為繁簡多經生語唐宋皆鎖院草制或面宣詔旨今則起草私家什九假手昔之潤筆出於官家而今之潤筆出於所得之人其不同如此至於王言之體典重簡則唯兩漢得之唐以下不及也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僞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叅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柒亦無字按束晳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桼娥之房桼即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桼政桼何不作桼乎捌字見急就將農器也

一日是兩日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可謂得靜之理矣近來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遊戲一日是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其語雖達然恐不能勝蘇語也余有耽書之癖常悔早年玩愒月日近者痛自刻厲又戲演前語云無事常讀書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然恐名根未除又是一重魔障但性之所近各適其適

西游記

俗傳有西游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讀者皆哂其俚妄余謂不足哂也古亦有之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蚩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岳之神來見太公命持粥五器各以其名進之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游特其濫觴耳

既入其苙

王勉夫野客藂書大類論衡其所辯者皆不必辯而所引證又多俚俗如鮮孟子既入其苙云世人以苙爲闌非也苙香草甘芷之類豚之所甘夫苙之爲香草與否不必言但以文讀之曰既入其香草又從而招之成文理乎好異而不通甚矣

富貴不樂

仕宦尊崇家財浩富氣焰烜赫極爲人所羨慕

然當之者未必樂也貴至於王侯將相責任愈鉅精神愈勞事幾一失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富人田連阡陌日夜持籌會計食寢不安妻妾盈庭力憊髓竭不復知有生人之樂者多矣因憶桑維翰常語人曰吾雖貴爲宰相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美其中甚不快活斯言至矣然王侯將相勞身以爲天下當其在巳辭之不得猶可言也富家翁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卒歸它人豈非愚之甚哉

兄弟詩

陳思王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嗟夫人以幺麽財帛而令兄弟操戈閲牆者讀二詩而不感動非夫也

奢僭之報

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劭至二萬後卒不得其死暴殄天物自有報應無論折福也李文饒一杯

羹皆用珠玉琥珀金寶等物煎汁而棄其滓每杯直錢三萬其奢過何氏遠矣寇萊公宅中未嘗點燈雖廁溷穢處蠟膏山積故二公者皆不免海外之行本朝嚴分宜子僕皆用蜀錦織成小片以爲婦人天癸之用虎子以七寶鉗金爲之張江陵予告還家途中一飯至列竈釜三百他不論也奢僣如此不亡何待

婢隸有見鮮

柳公權家出婢見主人買絹往復論價即爲中

風作地曰死則死爾安能從牙儈郎君乎宋御史臺老隸見范諷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又數四即直其梃范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天下之人安可一一告語叮嚀乎此二事大非中人見解而辱於泥塗可惜也

古今人心不同

儉美德也古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隱高風也

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奇節也古以進取而今借以[illegible][illegible]勸盛心也古以修業而今用以治生學本業也古以成材而今專以取貴戒殺好生善事也古以自盡其方寸而今以徼福於幽冥

文海披沙卷之七終

文海披沙卷之八

晉安謝肇淛著

藏書

古人珍重書籍家藏率皆精好鄴侯牙籤三萬至新若手未觸謝騁手自校讎列二十廚沈驎手寫細書滿數十篋陸龜蒙得書即錄所藏雖少精皆可傳非徒誇多已也然不數傳竟喪於子弟兵發之手故杜進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陳亞

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當時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矣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籜卽萬語諄諄安能禁使不鬻哉但得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尤勝於無賴子架上鼠嚙雀汙指几和泥也趙文敏書尾䟦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爭几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以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至哉此言可

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飽叔矣故李德裕平原木石諄復戒子孫不如王摩詰云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更自曠達也

食異

昌歜羊棗䱇鮧鰒魚雖稍與人殊然亦口實所不廢也鮮于叔明之嗜臭蟲權長孺之嗜人爪劉邕之嗜瘡痂李楝之服人精似於奇疾殆非人理　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祭酒

劉俊喜食蚯蚓口有同嗜豈非虛語

一字師

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為一枝齊己拜為一字師後齊己見張迥詩虬鬚白也無改也為在迥又拜為一字師宋張乖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之句蕭楚材改恨為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

精思亭

李德裕為相有精思亭每處置軍國重事即處其中李林甫為相有月堂凡欲害名賢謀破人

家則入其中毎有喜色而出即數十人家破矣秦檜亦然本朝李于鱗先生有白雪樓毎屬文將起草即登之去其梯不脫稿終不下亦不飲食便溺也夫精思一也或以爲國或以爲文而或以害物何啻風馬牛不相及哉

夢

夢五色筆而文日進夢還筆而才盡夢遺錦而思日益夢取錦而名損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夢吐龜而謝世此非真夢也血氣衰而神理盡

也故孔子以不夢周公而歎吾衰

王涯

王涯於唐宰相中最爲猥劣然性酷好書畫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必以厚貨得之不受貨者䧟以官爵得之被誅之日籍其家書數萬卷併於内府李林甫元載之徒知有是乎其誅宜官意亦甚善諆䟽取禍遺臭萬年悲夫

好名

杜預刻石爲碑自紀勳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

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甚矣人之好名也以二君之勳業文章何患不傳於後而猶自標牓若此

知時

雞晨犬夜性也然鵝鶴皆能警夜雀能知更烏能報曉猿知報時蜂知早晚衙至於蠅明蚊晦蟻雨蜂晴的然不爽人有沉湎淫縱俾晝作夜

奢僭物之不若也

燈婢燭奴

唐寧王夜於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爲燈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綠衣束帶使執畫燭目爲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如此然傳記載之以爲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甚矣

明道雜志誤

張文潛明道雜志引謝宣城詩澄江浄如練謂宣城去江百里爲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又引張又新贈妓詩當時求夢不曾眠爲誤云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按又新此詩政謂與妓未遂情好求同夢而未曾眠耳作如此鮮何異癡人前說夢耶

人與雷鬭

齊菑丘訢爲雷所擊三日三夜不能勝眇其左

目晉楊道和田中霹靂下擊道和以鋤格打其
股落地不得去高歡將薛孤延亦與霹靂鬬常
遇雷火燒浮屠躍馬案䂓大呼繞浮屠而走雷
火遽滅唐歐陽紹欲竭池怪雷電大作紹率二
十餘人與雷師戰衣焦體腐亦不之止自辰至
酉雷電飛散得怪碎而噉之人呼爲忽雷陳鸞
鳳常食黃魚和豕肉致雷及雷欲擊輒持叉刃
望空仰擊中雷公之股而墜一村之人遠徙避
之自後每所至雷輒隨之人家不容乃入大巖

石中塞其鏬雷不能入如是祈雨數四竟不能
害時人目爲雨師五人者可謂異矣

父母子弟

石慶醉過里門不下其父萬石君聞而不食肉袒謝過責之乃辭楊元珍出門而醉其母秦瑛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子弟使人人父母皆若此當無不肖子弟庾叔褒父在時嘗戒其飲酒父歿後每醉輒自責曰汝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或遇懽會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違因潸然出涕使人人子弟皆若此可無憂辱父母

楊杲宗李偉

宋丁晉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者躬畚鍤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貶崖州即以其第賜之　國朝　世宗時大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

二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
今上卽位尊爲　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
偉二事合若符契
　焦門宣室
桀囚湯於焦門紂拘文王於宣室
　手口之異
晉樂令善淸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
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大叔廣談辯摯
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

光庭以閻麟之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孺善爲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詩賦

兩京三都之後幾二百年無賦至齊梁而後有作其體變矣初盛中晚之後幾四百年無詩至元而後有作其調殊矣然與其爲漢賦之艷而誣寧爲六朝之簡而則與其爲晚唐之巧而傷

寧爲元之淺而婉

心同報異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爲楚相國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殺之須臾爲一小者所毒手潰臂腫信宿而死二人者其用心一也或以陰德受報或以殺命蒙殃天道夢夢何所適從

異常之物有恠

凡物之異常者皆恐有恠未可遽指爲瑞唐李

崇真在蜀庭下有一橘結實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竇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罷及剖乃有赤斑虵蟠其中韋臯鎮成都時亦有柑大如斗欲以進御醫者昝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蔕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虵也會昌中含元殿換一柱構巨材人負重賞於盩厔絶險處得一異木徑將袤丈長百餘尺軍將大喜相賀奏聞開斧之日歘有狂生遶木嘆息其聲甚厲守者詰之請當中鋸驗纔二尺許殷然血流驚

問之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此材中藏巨蟒十年當出若爲殿柱至期必歎揚淪没矣宋高宗時吳山寺中生一蕈大如盤五色光潤世所未見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亦驚異表進之詔以寺中所出復令供佛時當暑月往返既久液汁下流寺犬舐之應時狂斃於是駭懼棄而瘞之吁可畏也

中國媿於夷狄

蕭頴士湮沉不遇而新羅士庶願請以爲國師

龜山晦翁流落貶竄而金遼之人問其安否中國之媿於夷狄多矣

白敏中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惎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惎白許諾俄而惎至左右以他出對惎遲迴而出白知遽躍出呼之回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惎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

之風令人貧賤之交雖若生死一旦富貴便作崖岸相向者多矣敏中志行如此宜不苟同於李德裕也

末藝不遇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爲上造皇后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又造指南車樸滿欹器數事屢欲召見即值宮中有事竟不得官宋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極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

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圬墁卒不獲賞　國朝戴文進畫甲江南　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藝之微其遇合若或尼之況其他乎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窑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守錢奴

庫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饑色藏積一庫自係筦籥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時身惟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其所藏蓄並歸天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也差默然歸宰鵝以自食方動筋骨哽其喉而死相州王叟積粟

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吝嗇常食陳物纔可充腸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豐盛叟問其業答曰唯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羸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妻並夢爲人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廩夫爲子孫守錢猶可言也至爲他人守錢役役終身不得一日之奉養目之曰奴豈不誠奴哉

服藥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偓佺食松實而飛毛女食栢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而隱形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而身生毛冬袒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頃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朮十一年身輕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

行三百里庚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髮更黑
國朝閻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
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輟以
之治病且不能況延壽耶

人臣專殺

李廣為北平守斬灞陵尉上書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
報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

稱朕之指哉胡建爲北軍尉監御史穿北門以爲賈建私約其走卒當選士馬日至堂下拜謁命走卒拽御史下卽斬之上書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差都兵司馬使張擢上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擢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罪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尸更令

翰決尸一百此三事極相類雖痛快人意而啓
臣子専殺之端不可爲訓
野史言
野史言舜因堯太甲殺伊尹羣仙通鑑言舜聽
讒言殺賢臣伶倫等八人風俗通義謂秦繆公
殺賢臣百里奚及拾遺記等書載趙高爲神入
鼎鑊七日顔色不變淮南王劉安舉宅上昇鈎
弋夫人尸蛻而去紕繆失實誤人不少

讀胡太初晝簾緒論知宋時作令之法與今大率相似而御吏及賓朋遊謁二事尤中今日之弊唯酒稅與聚集娼妓多買姬妾則今之所禁也居官者置此書座右可以寡過矣

兩頭探

范忠宣鎮西京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也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交納官員亦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但每日絕早入場等人戶交納則自無稽留之苦

今之納户終日俟候官府如鬼神不可測識官府又必候納者齊足而後肯收遲延歲月徒滋弊竇何益於理

范質

范質爲周宰相頗負才望一旦失節於宋太祖依阿取容不過馮瀛王之績耳其言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則可作宰相此與蘇味道摸稜之言寧有異耶

戒殺

今人侈口動言戒殺放生至其行事害必避利必趨利必歸己害必歸人殺機甚矣忍於人而不忍於物即日放生何益宋齊丘陰謀盜國奸雄之尤也而所著戒殺之文可詆列聖直疑自古無君子欺天罔人又當入無間地獄矣

忽雷

鰐魚名忽雷歐陽紹與雷鬪人號忽雷秦叔寶馬亦名忽雷駁又御器琵琶名大小忽雷馮道子琵琶名逩殿雷

涉世

涉世未深者其英氣可與有爲而未免有挂一漏萬之病涉世太深者其智識可與謀事而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故貞不逢時難在少年百折不挫斯爲大勇

賢士有助

古自高人賢士多有所助而成重耳之霸樂羊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妻成之也孟子之賢儁不疑之能陶士行之業母成之也陳了翁之抗直

子成之也浮休居士之高龔巽翠巖之誼女成之也張九齡之忠讜鄒志完之敢諫友成之也故嚴延年能從母命何至殺身張茂先早聽子言

豈罹奇禍

龍虎

龍而可豢非真龍也虎而可搏非真虎也故葉公遇真龍則失聲却走裴旻遇真虎則弓矢墜地由是觀之爵祿可以餌榮進之輩不可以籠淡然無欲之人刀鑊可以及功名之徒不可以

加鴻飛冥冥之十一

洗浴

何脩之一日洗浴十數過時人謂之水淫劉寬經年不洗面濯足陰子春亦然閒一為之輒破財失事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頮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

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未嘗斯須去側也然亦勞矣當時與王介甫同時共事介甫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衣服生蟣蝨而蒲之行事乃若此真堪絶倒也

曆日

今曆日之後止留六十甲子想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

數使期頋之人猶見本年號令下司天議之遂爲定式不知　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凄然有物化之感太宗之慮深遠矣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寃卒難解脫非比頑嚚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遠遯狂友惡賓可以絶交也朝夕與處跬步受制于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産

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啣恨忍恥沒世吞聲人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妬悍未敢屬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床簀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撻拔其鬚髮血肉狼籍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神氣索莫月餘亦卒　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

竟憤爵暴卒布衣黄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豈非宿冤哉

人不知易

李子之學不爲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爲宗族所識韋皐不禮於婦翁蘇頲常奴於其父人不易知骨肉猶爾固知滕公之識韓信李白之奇汾陽自有法眼難以意度

抵鵲代薪

所出愈多則人愈知惜所聚愈廣則主愈生慳

故知荊山之民玉必不以抵鵲季倫之爨蠟必不以代薪

晚節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臣官幾爲曹節所魚肉髠鉗亡命而卒附董卓甘以身殉之元微之爲分司御史不讓佻士良被擊敗面當特壯之而卒緣宦官以進致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以剛直嫉惡不容於時而卒亦僞造天書以致召用終竄荒服仕進之心一勝遂至喪生平之所守若兩

截人然甚矣晚節之難也

得名之難

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孫桐共樵蘇並爨一遇王良伯樂遂騰聲於千古故趙壹借譽於羊陟太冲振名於士安樂天聲起於逋翁長吉才騰於皇甫味道賞而廣平重敬之說而項斯聞青雲之附自古然矣俗士娟嫉而不容文人傲睨而凌忽毀譽任夫愛憎是非視其同異異已者雖才必擯苟同者下里蒙褒士

生其間吹聲射影所信者寸心之自知所俟者千載之定論耳故古之取名也易而今之得名也難苟非上駟鮮不露質矣

義

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故項羽尊懷王爲義帝猶假帝也樂器笛孔上別安嘴曰義嘴衣外別安襴曰義襴唐人謂假髻爲義髻浮䓗假甲曰義甲漢張魯以左道惑民來學者衆置義舍及義米義肉今世尚有義田義塚

則義之爲説皆似外置而合宜者故知告子以義爲外亦自有見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人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得一鏡照人只見一眼宗壽古鐵鏡照見青衣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見顚頂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天於人厚

有鴆處即有犀以解鴆毒有瘴處即有檳榔以解瘴氣有人面蛇處即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蠱處即有白藥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故暴虐淪亡之時真主已出草寇紛擾之日名將迭興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爲諱宴豆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犬固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爲醬人皆笑

之以爲蠻俗而禮有蚳醢以爲珍味蚳卽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北人多笑其食蝦蟇田雞實非蝦蟇而周禮有蟈氏漢宗廟有蒐鼃蟈鼃則真蝦蟇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爲苟簡也

影異

酉陽雜俎載楊州東市塔影忽倒故老言海影翻則如此是一時之恠也陸務觀言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影亦皆倒則常倒耳然今福州萬壽塔影實不倒則陸

所見亦偶然也金陵牛首塔影閃中門則影從隙入見壁上高可三尺尖反居下自來如此余屢見之久亦不以爲異矣金陵狹邪崔氏所居樓上屋角有隙如小指而光滿兩堵壁許樓外树影扶疏如叢竹飛蝶過皆歷歷如鏡中余亦親見之高州有高凉冼夫人祠碑嵌儀門壁中厚五寸許中一塊錢大色白瑩如燈光石近窺之則門內祠宇樹木兩廡歷歷可見如眼鏡然徐興公親見之此亦異矣

篡賊之女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横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皆明顯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

耶

物封官

自秦封松為五大夫而唐玄宗封白騾為將軍唐昭宗封猴為供奉陳封石為三品宋封鳥馬為龍驤將軍封石為盤固侯以朝廷之封爵而濫及於草木鳥獸無知之物豈非祖龍之作俑耶

種動物

閩人濱海種蟶有蟶田又種蠔房以殼為灰按

時投之則翌歲蠣叢生吳中人鬬蟋蟀有將軍大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爲棺將軍以銀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得生者俗謂之種蟋蟀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爲吹笳呪語卽有小羊數隻從地中出此尤奇也

物類有親

獺以猿爲婦豺以狗爲舅蜥蜴與龍爲親家

因革失宜

書有遜於昔而出於今者僞可知也字有用於古而異於今者訛可知也稱謂有質於古而增於今者陋可知也㸚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未俗贖贖可發一笑

文海披沙卷之八終